

鷗

清

陂

葉

漁

廷

話

琯

下

進步書局校印



鵲陂漁話卷四

清古吳葉廷琯調生著

張江陵祠堂題壁詩

寒壁山莊劉氏藏明李人詩一紙字作行草題為拜江陵張文忠公祠欵署石首王啟茂旁注元庚二字蓋作者里籍姓氏也詩云袍笏巍然故宅殘入門人自肅衣冠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眼前國士公知否拜起猶疑拭目看後接一紙顧云美小楷跋云此張別山先生手書也先生與留守相公同被執於孔有德軍中多唱和之作刻入浩然吟中偶書此紙為留守公侍者拾得携歸虞山端叔尚能識認端叔為瞿忠宣幼子云美之婿因簡黃俛兩公手札共裝一冊并記於此後學顧苓按別山名同敵江陵之曾孫永歷時官總督學士與瞿留守同殉桂林之難其手錄此詩殆因詩中有表揚其先人語書示留守未可知王漁洋池北偶談述李天生說荊州張江陵故宅今為公解有人題恩怨盡時方論定二語人以為確論今得此紙始觀其全篇且知作者之為王啟茂頗為怪事崇禎時江陵雪罪子孫蓋即以故宅為祠堂故詩題與首句兼祠宅言之而漁洋亦記為題其故

宅也。惜啟茂出處張公書時未記。末二句亦不知何指。近見黃梅喻文鑒考田詩話亦紀此詩云。王啟茂字天根。一字天庚。則舊鈔元字為偽。末聯國士作國是猶疑作還宜。則此詩應在崇禎初元所題。蓋是時誅斥閹黨。嚴定逆案。國事頗可觀。故有拭目之語。知舊鈔容有傳述之訛。詩話所記自為穩愜矣。詩話又引朱儼鐱郢書云。石首王天庚。聞雅淹博。有古名士風。飲不一蕉葉。而能竟夜快談。以故流輩多親之。陳伯璣詩慰中。選天庚渚宮集數十首。又云聞天庚。著有拙修堂集。玉臆齋樂府。茶瑤三昧。晒書鎖語。松魄錄等書。今不存。附存之。亦略見啟茂生平梗概云。

明末以時文考內監

明之內監。有所謂隨堂東筆者。職任亞於司禮監。而書寫諭旨。批答章疏。皆出其手。居中用事。其權頗重。舊由司禮監薦舉擢任。崇禎元年冬。始面試以時文。欽出事君。能致其身題。鄭之惠。曹化淳二人皆考中式。拔用。至十二年夏季。李永芳署司禮監印時。其名下顧三聘欲圖速進。密託己之名下王建鼎。代作選於眾時藝一篇。被巡綽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若愚亦內監。因得罪廢不用。發憤著此書。紀宮中規制甚詳。夫思陵踐阼。甫經懲創。魏璫乃不

知覆轍是鑒。仍思任若輩以事權。宜其終致危亡而不可救。試以制藝尤屬無謂。然是時奄宦皆嫻習此。足見明李風氣。崇尚八股文之深矣。按酌中志云。鄭之惠號明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臨黃山谷能作時藝古文後因事下獄值常熟錢家伯建人所居與鄭鄰見其詩而稱賞為之作序稱其成展夏奉使中州過岳武穆故里感文臣不愛錢二語賦詩申意已已冬敵騎薄城憂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故以卷伯卒章奇人孟子作為此詩夫子存而不削擬之舍考錢之被陷於溫相甚危後得曹化清之力而解或即由鄭為之開說故於序又竭意推美耳志又記之惠之友湯顯之則蓋謂永樂天順正德隆慶天啟五年號也

溫體仁家書

明李督師袁崇煥之獄。當時帝意謂其通敵召兵。故加嚴譴。幸賴吾純皇御製文集中。力為昭雪。而覆盆冤案始得因煌煌天語而明。近閱烏程張秋水廣文蠅鬚館詩話。紀其所見溫體仁與弟幼真家書三則。始知此案實由體仁達君之惡。讒譖而成。廣文謂其處處皆自寫供狀。信哉。第廣文此書僅有鈔本。且亦未經編定。恐其久而湮沒。特錄溫書如左。為讀史者論世之助。一曰。□□警備近京師。而姦黨尚自固營壘。全無為君國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倉皇失措。戒嚴半月。不過老弱營軍。鵠立風霜之中。日夜凍死百餘人而已。不意積弛之弊。一至於此。人情洶洶南

竄幾半。獨携家眷者不許出城。而士紳內眷有扮男裝者。有藏箱篋中者。往往為伺察所發覺。可歎可笑。又曰。十一月間。連寄三信至沛。蒼歸而敵騎已薄都城矣。賴滿將軍一戰。人心始定。城守漸有次第。然引敵長驅。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袁崇煥也。閭中素與袁通倚為長城。不意誤國至此。可恨可恨。賴臘月之朔。聖明立擒袁崇煥。下詔獄。次早敵遂拔營而南云云。今真敵無幾。皆流賊敗兵。假敵以肆劫掠。日惟淫酗為事。若得猛將率勁兵數千。夜斫其營。可以立盡。恨諸將俱退縮觀望。玩敵養敵。目下雖無可虞。倘來春敵知中國虛實。更圖大舉。則事不可知耳。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也。又曰。□□入犯。皆繇袁崇煥以五年滅口欺皇上。而陰與華亭姦輔。臨邑罪樞密謀款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及敵偏潞河。華亭猶大言恃逆督為長城。奸黨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糾。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輔胆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為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兩疏俱留中。故不抄傳。然次疏特發閣票。中有奸臣密諫等語。蒲州華亭見之。恨吾入骨。乘特簡宜興之日。即具揭力薦桐城會稽。以阻吾晉用之路。不知此時七尺軀。尚無安頓處。何問功名哉。今敵雖東。而永平一郡七邑。望風投降。為之內應者。白養粹也。父子

黃甲甘心事仇。不意國家養士之報。一至於此。考體仁當日亟謀入相。所忌韓爌錢龍錫二輔臣。即札中所稱蒲州華亭者是。故特借崇煥以擠去二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晉用云云。不覺真情畢露矣。臨邑罪樞。謂兵部尚書王洽。桐城則何如寵。會稽則錢象坤。二公則龍錫罷後入閣者也。

綠牡丹傳奇

覺阿開士有書壯晦堂集後四絕句。其末章曰。少日間情悔最難。傾城名士兩相歡。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隸書頗新僻。人以綠牡丹出處見詢。余按婁東陸桴亭先生復社紀畧曰。當天如之喪。集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溫寔司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溫每為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游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溫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執贄後。亦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或云育仁亦欲執贄拒而抗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二張先生。求為洗刷。西張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籍。聲氣主盟也。因禁書肆。毀刊本。析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為溫以介力。

求解於二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歸。當是時。越中貶命社局者。爭頌兩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源。書中以管色為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畧。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十錯認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喜笑怒罵之致。宜媿庵當日厲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之弟育仁。暨二子儼伉。倩人為之。謝英顧榮。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汪謝城曰。楨曰。據李笠翁閒情偶寄。此劇為吳石渠所作。石渠名炳。常州人。後殉桂王之難。見南窗逸史。乾隆中賜諡忠節。如以為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爨少之。余謂此事。實復社極盛將衰之機。固不待留都防亂。公揭群小已欲得而甘心。豈非二張先生氣矜之隆。與門弟子標榜之習。有以招之乎。梓亭先生紀此。其意蓋亦深致不滿也。

熊次侯諭偽官檄文

昔在漢上。見明季漢陽孝廉魏晉封所著竹中記一卷。紀癸未夏秋。張獻忠寇掠武

漢事。中載熊次侯先生論為官檄一篇。義正辭嚴。真有聲動墨中。氣流簡外之概。其文云。蓋聞志士修名。垂節義之事。哲人守命。達順逆之機。是以天水阻兵。班生著諷。清河拒賊。李善乞師。功則魏乎。忠之至也。爾偽官等。曾廁儒服。豈昧舊聞。自治亂相尋。亦奸究時有。漢則黃巾。赤眉之慘。唐極仙芝。巢甫之雄。及我大明。復有和尚千斤。劉六。劉七。此皆盜之劇者。蓋亦興也。勃然而好殺絕天。宣淫滅類。偶出張威。螳臂。咸經萬死之餘。一當稱制。龍蟠。亦無十年之運。綠林夢醒。而人數白頭。赭服身分。而魂慚青史。適以動明王之憂患。徒以成大將之功名。在古速亡。撫今知弊。乃爾等卑者迷於見利。高者自謂識時。挾此兩端。遂成千錯。夫我皇上親賢遠佞。既無清君側之名。蠲賦省刑。豈有罪萬方之失。特六師暫稽於邊土。故八伐稍頓於域中。而死賊張獻忠者。狗盜迫於飢寒。鴟張成于將相。昔飲襄陽之水。所不忍言。今食武昌之魚。殆亦有故。此匹夫能鬥之虎。亦女子可當之熊。茲者天岳一軍。凶徒五鯁。固其效也。某等慟楚國之亡。其君無罪。察歲星之在。我武惟揚。已通謀於五路諸侯。更布心於百爾君子。蓋改過者春秋所大。而脅從者帝王弗誅。爾父死之。爾母死之。戴天之義。謂何。身請為臣。妻請為妾。沼吳之情。安在。滄上積山高之骨。豈昔暴而今仁。漢南絕

野渡之舟。實內貪而外狡。衣冠展其戲謔。懼秦國之坑將興。竟庫侈其金錢。恐洛口之倉易盡。嗚呼。使慶緒以歸朝而弑父。雖子儀可以無功。若宏正能誓眾以尊王。即李絳何難請賞。唐將數朝廷之喜負。坐失狼封。蠻夷畏中國之有人。矧茲鼠竊。先生制義。弁冕我朝。久已家絃戶誦。而駢體文之工復如此。意其他雜著。亦必大有可觀。惜未見遺集流傳也。據竹中記。晉封先作討賊檄文。先生見而賞之。援筆亦成此。八月朔。晉封之友朱開子偕先生携二檄乘間入城。從人叢中投偽官案下。既啟視。口噤心悸。不視事者三日云。其豪氣亦不可及矣。按漢陽志。熊任氏口人。能鳴。盛妻避亂。季女家聞賊至。死之。女亦從死。以子伯龍貴。贈淑人。後晉贈一品。竹中記則言熊子時相過從。似未喪母。抑癸未以後。湖北寇亂。頻仍。熊母死節。或在申酉之交。而志誤書歟。

侯忠節公父子為僮賓作書

嘉定侯忠節公。乙酉之殉難也。有人函首送其家。

函首者。錢宮詹侯公逸事。言是太學生朱之熙。楊鳳苞侯文節傳則

作金生。未知孰是。故但云有人。

獨屍身不獲。遇侯僕號於路。言主人死時服色。因求得合瘞。見錢宮

詹所記侯公逸事。夏考功幸存錄。則言侯公殉難。義僕獲恕從死。知侯氏僕隸皆非落落者。憶昔見忠節視學江西時。父子四人為僮賓所書長卷。其人其事亦頗異。忠

節所書者劉勰

專學

過不遇

二論出漢魏最書劉子新論

此書

四庫目錄題為劉勰所著

或作劉孝綽其說不一今本唐袁孝政文筆類此書擬即孝政所著而嫁名劉勰

又謂文不錄但記其題語云豫章官舍

病餘僮賓捧冊

嘯嘯乞書

劉勰

二論賓趨走之暇能稍涉文史偶一獻詩欲希青鳥

前前之句而一時知交謬相獎許如右軍之稱奴奴似覺過情且非余所敢承也但其性近硯執自詡臨事勿欺臨財不苟臨勞勿讓徐察所為固亦近之且夫人猶喜

筆墨故當與蟻附鷹攫者有間特為破格書此以堅其志俾終無愧於自詡者而已

庚辰孟秋七月廿二日廣成居士

識

豫瞻氏一印廣成一印

伯子演書所撰閑家箴云漢畜扈

養晉遣綱紀應門五尺在家千指昔以罪入今唯義使食人之食勸人之事勿謂身

微勿謂道鄙吾思克終有則有矩唯巧寘愚毋愚而惰以墮爾諫唯頑寘才毋才而

狡以叛厥擾我思古人在卑不少匪域之殊唯人之效牧羊維侯斫石維主執鞭太

尉報讐定鄉彼實異逢非我思同監於齊虜視披趙忠銀鹿命僕典琴字童無以奔

走而懟紙筆捧劍吟詩咸陽之卒蒼頭善文却公之室無以安寵而飾溫牕收綸鼓

枻隨張於漁蓬首長鬚亦惟事盧無恃而勢恥為人下倚竇虐种卒禍主者守亢如

寡惟園公之呼司馬無怨而食而有貳心苟僕之貧主之賢仁擇才而終身惟病奴

之事蕭君無狃而趨而競搏蒲王誠覆斗陶訶牧豬醉酒而賞我不古俱無攫而欲
而好營逐張隸納賂王奚食肉我以其清彼以其濁堂堂而翁是服是共役役而儕
是輯是諧無以久賁惟勤之替無以分曹即安避勞無託辛勤而因是為勲無挾寵
顧而昵尊忘素陳之地餘雖文不法平頭提箱既勤乃拙雄翹士風次孫忠節人之
報主能各有甲唯臧爾心用敬厥業非爾勛勛亦我之須三世令僕族曰華腴題語
云家人者其職甚細然家道昌替悉係焉故用作箴而名之曰閑家大其義也久欲
以告僮輩無可與解者適僕賓持素冊乞書遂錄於後謂其知近紙筆也亦有勗焉
庚辰七月廿八日客南楚書幾道仲子潔書所撰古柏行云中堂有奇樹鬱若車蓋
姿陰敞餘數畝托根勢莫移風霜挺巖節陵臨覆桑棧其上輯百羽其下叢華滋攀
緣盈蘿葛萋萋來繞之中條頗秀舉鼉陰垂青甃結附倚明德詎云懷薄私歲久勢
且長風雨相扶持願言直爾心為爾固其枝修修愈結束不學群條靡一夕雷雨作
龍蛇奮如馳相輔永茂芳千齡以為期題語云右南州署中賦得古柏示僕賓作賓
頗能學吟其志乃亦自好余常謂人不可以徒言亦不可以無志夫竭誠去私不勞
怨是舍充此志也雖以事君無不足而賓顧即以自許今其侍我父廿餘載矣而不

見其隙。厥言未謂無徵。予既作此詩示之。且譽且勸焉。則復進前而告之曰。維爾之言。繫爾之志。維爾之志。繫爾之事。繼事而徵。其曷有既。賓悚然曰。賓識之舊矣。敢不

唯命是繼。遂書其語。時南州官舍。中秋之月。涼雨初過。試筆字雲俱。叔子靜書所撰

徵。曹子建樂府當事君行。自注六云。鬱鬱彼山上松。扶危蔭中林。烈風來何修修。勁

節難為心。解青青彼園中葵。託根何不遙。願為君子陳心。希陽而傾條。解貞松可用

樹木。葵能衛其足。枳棘填彼幽谷。摧枯亦良促。巧詐祇令身敗。哲人患自祿。解秦麋

猶賢魏羹。多巧者寡誠。日月昭昭。既明不掩。彼青蠅露雨紛紛。各榮不悵。彼槁莖。今

君何用自嫌。竭蹶以酬生。解為臣良云獨難。有胸孰無情。貽訓鑒觀六術。智哉彼劉

生。古人何為拙誠。後世傳其名。解題語云。古事君行不可攷。子建代之。篇短而質。余

儆其意。循其句格。而廣其篇體。雜用比興。為一首五解。意有遠託。不知於古人雖合

何如。時庚辰秋。南昌官舍雜檄古樂府所作。偶僕賓乞書冊。因寫付之。賓頗習詩工

書疏。且其立志較然。似有出諸臧奚外者。余既嘉且勸焉。又進與之言。詩樂有鄭康

成家風。為識數語以勵其卒。八月之九日書。智含氏後有忠節之弟。雍瞻先生跋語

云。賓僮侍伯兄。將卅年。其侍余亦猶侍伯兄。未嘗有斯須怠色。亦可想見其忠慎矣。

伯兄視學西江時。余亦追隨官下。親見賓司筦鑰。內外傳宣惟謹。既而駕水之役。去里門一衣帶。藏名恒恐不深。偶假歸。有營弁操舟數里外。致其欸欸。語漸及私。賓援古義拒之。辭色俱厲。今夏五伯兄赴國難。出門夜宿葛隆。忽逢暴客。伯兄躍入水中。賓宛轉相抱。良久得脫。此皆大節之可見者。若夫性耽文史。工于駢偶言。能佐記室所不逮。又其餘事耳。兩世贈筆。賓將隨示子孫。余復贅題數語。見賓自有以得之。非主人之私所好也。崇禎甲申秋仲。書於仍貽堂中。侯雍瞻一印又雍瞻先生之伯子沆。跋云。夫處世末流。為人下以事其上。未有不出於勢利二途者。故主人都貴顯。席豐腆。僮指恒繁庶。私心所祝。俾百廿年而昌而熾。儔類相上。競為炫侈。廣廈曲房。金珠綺縠。其主人寶貴。累襪弗敢踰越。彼則旦暮崇飾。不遺心力。自謂子孫之謀如是足已。往往主眷未移。僕嗣先隕。耳目睹記。可勝太息。若乃德義所最。超然流俗之外。其性情。其行事。皆合於主人之所尚。不亦難哉。賓固儒脩。從吾世父垂卅年。未嘗一日不在側。世父正氣清風。居官以退為節。方在南曹。辭非銓。謝台諫。出為藩臬。而世父有喜色。及在嘉禾。以大廉特拜京兆。旋膺新天子銀台之命。而世父有戚容。唯賓亦然。吾是以知其所見者大且遠。非復女子小人煦詠寵澤之情也。已至其介性自持。勤

學好問詩歌啟牖彬彬文人之風而雜處群伍樸遯無以自異粗衣糲食三十年如一日近始於所居旁擴一楹逡巡請命若有媿色及觀其締構簡略粗草僅足安身而止視夫雕淫僭侈以忘其本者相去奚翅萬萬哉邇者奴變起於江東訖言孔亟三世蒼頭盟牲矢義罔有二心然余觀世降風移童稚弗逮子典型誼盟之設三代其衰乎余用惴惴毋敢荒寘賓持此冊來余讀而歎曰是所謂如帶如礪者耶金簡玉書不足為其榮矣賓齒方剛其尚努力進德為綱為紀為楷為則吾將觀於爾後大書特書所不恪焉賓姪秀弱體盡勞至死不懈余重惜之子德瀄雅有父風詩曰克昌厥後并勛諸崇禎十七年九月五日記原書侯氏一印余維侯氏一門忠義孝友前史所希乃僕僮中更有如賓之性行文學亦青衣所僅見者吾意從死之僕既為獲恕則號泣求屍必賓無疑凌子與霞曰按忠烈記實所載侯岐曹家人劉駟以留陳忠裕而死又有岐曹家人從死者為俞兒朱三鮑超陸二季愛見于陳夏二公附祀錄中可見侯氏諸僕皆錄中錚錚者也蓋惟主人有以默化於平時故賓亦能隨事以自勵其不二心於奴變又何足言哉幾道所云家人職甚細而家道昌替係焉誠為至論斯世富貴家多畜僕隸者所宜味此言而念操之有本也

黃陶庵集外詩

此卷庚申亂後流至上海為湖州凌君子與收藏余得再見之

丹陽葛蒼公集中附錄陶庵先生詩一首。為遺集所未載。錄之可考。見南都末造情

景。不特為黃集補遺也。題為蒼公年兄有白下中秋徵詩啟。實為感憤之篇。讀已而

悲。遂長歌以荅。

按蒼公徵詩啟。作於甲申中秋。詩云。是處中秋月能白。小林疏竹凝寒魄。烽火驚餘

藉少休。主賓兄弟聊酬送。

酣歌嬉笑雜悲啼。歲歲月明殊此夕。酸辛有耳不願聞。同

人漫說金陵節。金陵龍虎夙盤踞。鍾靈大聖真奇崛。開闢規模自不同。武功告罷文

臣協。承承列聖宅燕巖。德沛江淮漫吳越。萬姓歡娛盡四時。花月山川齊悅懌。聲名

文物具原本。不類繁囂之汨沒。今夕何夕中原燼。鬼哭神號先欲絕。妖星黯黑向南

吞。眾星無數搖明滅。卧薪天子正焦勞。吐哺宰臣方怵惕。何圖突兀太平來。簫鼓紛

紆宣帝闕。馬上繁絃介冑行。閨曲低喉女郎列。宴樂公卿荷聖明。酒酣將吏忘征伐。

畫船玉漿蕩銀河。翠袖金貂依綠雪。寶塔風清火樹紅。琉璃露濕霞光碧。終宵歌舞

頌金甌。比戶驩呼瞻玉玦。自是新朝增氣象。不同故國餘輝澤。聽罷啼噓驚喜并。無

乃昇平太倉猝。大地山河仍廓落。萬里乾坤如洗滌。復仇雪耻真迂儒。樂事賞心洵

善畫。中秋自古月恒明。但願君心化明月。讀此詩後半諸語。當日君臣荒樂文武酣

嬉之狀。如過目前。先生憂國傷時。一腔忠憤。不禁借題傾吐矣。雖然歌舞漏舟之中。

酣眠厝新之上。千古叔季。覆轍相循。豈獨宏光之世為然哉。

范石夫朋舊尺牘跋語

明末范石夫孝廉。朋舊尺牘十冊。余從友人借觀。考乾隆蘇州府志。石公名公柱。長洲人。為文正公裔孫。崇禎壬午舉人。所交皆一時名流碩德。後多有成大節者。石夫於諸公尺牘後。各綴跋語。余擇其有涉遺聞逸事。可備文獻之徵者。摘錄二十餘條。尺牘文繁。未暇寫出也。

范質公景文

質公相國諡文貞。大節光昭。予徵詩挽之。以華其

節。名華節篇。嘗讀其和毛伯詩曰。城破不得生。何如未破死。贏得身不辱。且了人臣事。嗚呼。如公之殉節。其真身不辱。其真了人臣事矣。

劉辰孫禧延曰毛伯下疑有脫文

劉欽爾順永錫

天劉欽爾。丙子舉於鄉。為長庠諭署崇邑令。廉潔成性。臨事敢為。迨至棄官避難。備極困苦。妻女與僕相繼歿。所貲劫掠無餘。僦寓相城。不蔽風雨。饔飧不給。當吾世求不媿夷齊者。惟此人。

劉辰孫曰

物當是物所字下疑亦有

為虹

廣陵競渡絕盛

端午日。男女空國出游。癸未歲。天玉招予往觀。盡歡竟日。天玉閉門讀書。不與家事。

非奉尊甫命不出。其招予亦尊甫所治具也。恂恂寡言。真同處子。登第授浦城令。行取台中。臨難不屈。烈烈而死。

沈子凌雲作

聚奎閣十二人盟之。關帝曰。共存心於大節。

勿失守於他年。又曰。誰無父母。而不揚不顯。願無以存亡二其心。均此君王而之死。之生。願無以貧賤忘其報。丙子。予凌先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干戈阻隔。聞乙酉歲。獻賊犯西蜀。全家遇害。三復盟言。感懷時變。為之嗚咽流淚。

楊維斗
廷樞

惟斗為清

流之望。然其胸中。何嘗終鬱清流而附之者。過自標置。遂以維斗為宗耳。遺變匿跡山河。邏兵猝至。縛之而歸。備極筆楚。體無完膚。罵不絕口。裂其衫襟。血書絕命詞十首。志氣浩然。擬跡文文山。跋其後曰。後人念我。當思忠孝。臨刑仰天長嘯。連呼大明。即頭已落。而大字尚有聲可聽。真與文山先後一揆矣。昔人謂商周間若無夷齊一餓。宇宙成何氣色。予於維斗亦云。

文彥可
從簡

世當衰晚。道德凌夷。而佩服聖賢。砥礪名教。為人倫師表。惟彥可文先生一人。至其楷法丹青。媲美先待詔衡山公。特文

采之一端耳。

徐元歎

元歎詩名滿天下。楚中鍾伯敬譚友夏推為領袖。瓶屋三楹。

雜植群卉。栽植之方。獨得其妙。與四方名僧。及名公質疑問難無虛日。尤能以熱腸快口。排難解紛。故樂親之者眾。所著有謚簫堂諸刻行於世。

陳玉立
宗之

玉立力行嗜學。

博洽天人。經濟等書。所著古文詩詞。力追古人。居恒未嘗疾言遽色。務以道義自開。而於出處之際。尤審其正。登癸未副榜。例選司理。力辭而歸。國變後。隱居鄉間。或往